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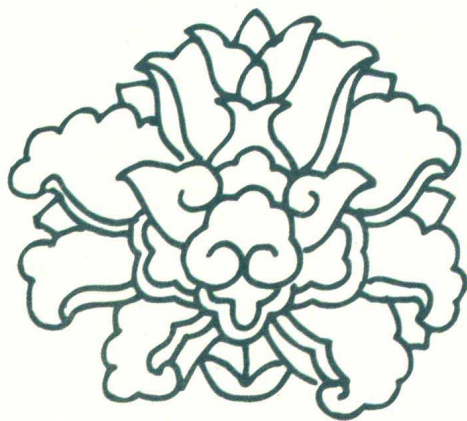


◆主
编
谢奇勇

湘語研究

第②辑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湖南科技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省级重点学科
湖南省方言与民俗文化研究基地

资助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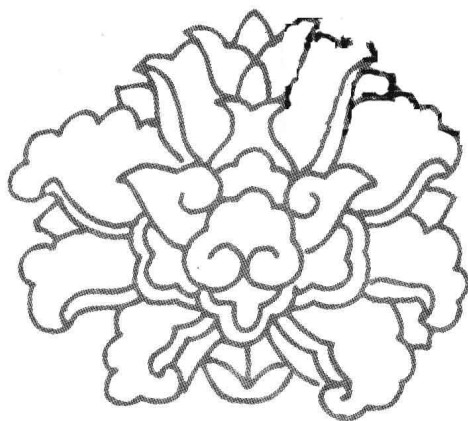
◆主 编 谢奇勇

湘 語 研 究

第②輯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常州藏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湘语研究·第②辑 / 谢奇勇主编.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5
ISBN 978-7-5648-0791-7

I. ①湘… II. ①谢… III. ①湘语—方言研究—文集 IV. ①H17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98419 号

湘语研究·第②辑

谢奇勇 主编

◇责任编辑: 曹爱莲

◇责任校对: 胡亚兰

◇出版发行: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址/长沙市岳麓山 邮编/410081

电话/0731. 88853867 88872751 传真/0731. 88872636

网址/http: //press. hunnu. edu. cn

◇经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刷: 国防科技大学印刷厂

◇开本: 670 mm × 960 mm 1/16

◇印张: 23. 5

◇字数: 370 千字

◇版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648-0791-7

◇定价: 58.00 元

序

湘语举行学术研讨会,比许多兄弟方言起步要晚,而且晚了许多。这主要是湘语研究的力量还很有限,另一方面也受到某些条件的限制。但是积极创造条件,力争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举办一届研讨会还是我们念念不忘的事。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湘语研究的事业随着新人的不断出现,持续发展的势头并没有停顿下来,这一届由湖南科技大学主办的湘语第二届学术会议使我们感受到湘语研究的脚步声仍然沉稳有力。此中的一个关键是在全国汉语方言学界此呼彼应、相互激励、共同推动的影响下,湖南方言研究也形成了自己的队伍,特别是近十年来,一支由中青年学术骨干构成的力量,基础扎实,生气勃勃,他们选新课题,打攻坚战,走前人未走过的路,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突破。近年来,他们在一些重要期刊上发表文章,在一些重要学术会议上留下身影,并陆续出版了一些有影响的著作。

怎么不令人感到欣慰呢?湖南方言研究的前景将要由他们来描绘,湖南方言研究的重头大戏将会由他们来上演,他们以及随后加入的力量就是湖南方言研究的未来。

由湖南科技大学主办的这一届湘语学术研讨会讨论热烈,成果甚多,会议最终取得圆满成功。

出一本标志会议成果的论文集很有意义。这次收入论文集的文章有四十余篇,大致可以分成以下几块:特邀专家学者的文章;方言语音;方言语法;方言接触;其他方面,最后是一篇概述湘语研究的文章。

特邀的专家学者中,有成就卓著的前辈语言学家,也有享有盛名的中青年学者,他们或从宏观视角深刻阐述,引导湖南方言研究向纵深发展;或从微观视角深入解析,展示出某种方法的研究途径,或作理论探讨,引发人们对方言的复杂变化进行科学的思考。前辈时贤

们的文章我们一定要好好研读。

郭锡良教授根据方言是随着社会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特点,强调指出“研究一个地区的方言首先当然应该了解其语音、语法、词汇语义系统;同时又必须了解该地区的社会历史变化状况,才能彻底弄清方言发展变化的过程和规律。”

詹伯慧教授在带着赞赏之情评述湖南方言研究几十年概况之后,向湖南方言工作者表达了他的想法和期盼:1. 界定湘语的标准问题还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近年来提出的确认湘语的新标准与原先的识别方法的不同主要反映出什么样的理论思考?两者的关系又如何?2. 对湖南境内的官话方言和赣、客方言的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以便和相对比较突出的湘语研究取得较为协调的局面。3. 将湘南土话与周边省、区的土话联系起来,着手开展湘、桂、粤土话的综合研究和比较研究。

唐作藩教授指出,“存古与音变这两种现象各方言里都存在,只是各有自己的特点。”他对自己熟悉的洞口黄桥镇方言的两种方音现象将作进一步发掘,并准备拿它们和赣语、吴语、客家话及西南官话进行比较研究。

王福堂教授选择湖南中部的几个方言(作者把它们合称为韶山一线方言)来描写并分析它们语音特点的渐变情况,说明语音渐变的复杂多样是语言波扩散范围不一致和语言波发生地及传播途径不同所造成的。该文最后还特别指出,“语言波扩散情况的深入探讨,还需要考虑到整个湘方言,而且时间上也不能只限于当前。”

湖南的新化方言和福建的漳平方言,距离遥远,看上去这两个方言很不相干。张振兴教授却有意将它们作一个比较,得到一种有趣的印象(因采取的是印象比较法):“第一,方言的分歧性很大;第二,方言的一致性很强。”文章意在提醒人们在了解汉语方言的分歧性的同时,还要清醒地、理性地认识汉语方言还有一致性的一面。“研究汉语方言要有牢固的方言一致性的观念。”

张惠英教授用丰富的汉语方言语料(同时也涉及古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对近指词“一”,远指词、疑问词“尔”和指示词、疑问词“乜(物)”进行了论证,解释了湘方言及其他方言中的若干语法现象。

刘村汉教授从湖南与广西的移民,说到湘南人与古越人,又谈到苍梧人的足迹,经他一番说古道今,引出一个“湘桂方言研究的大视

角”，这与詹伯慧教授提出的“着手开展湘、桂、粤土话的综合研究和比较研究”的观点不谋而合。不久将要在韶关举行的第六届土话、平话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这一良策定会成为热门的话题。

麦耘教授的文章把一个涉及区分方言的大原则的理论问题提到了与会者面前，文章是从湘语中的浊音消变问题谈起的，也系联到粤语、吴语、江淮官话等方言。作者认为重视语言共时类型和重视语言谱系分类的两种做法虽不同，却是互相补充，并不矛盾的。其重要观点是：“第一，研究者须明白自己需要什么，是想看共时类型分布，还是想看历史谱系分类；第二，方言区分不能用机械的条件，不变的眼光。”

除特邀学者的文章外，收入论文集的文章绝大部分是属于湘语研究的范围，但其中也有的反映赣语、官话、乡话（未分区的非官话），甚至少数民族的语言。今后的湘语学术研讨会还会出现类似情况，这样也好，在主要研讨湘语的同时，涉及其他兄弟方言甚至少数民族语言，符合湖南的省情，它有利于从中对湘语和其他汉语方言或少数民族语言进行比较。

我看到，无论是研究方言语音，或是研究方言语法，还是研究其他内容，每一位作者都把探索研究中得来的收获，带到会上来，不同的观点发生碰撞，相同相近的观点互相补充，如此相互交流，相互切磋，往往又能得到新的收获。

我看到，有的研究者具有一种执着的追求精神，如伍云姬对湖南方言语法的研究探索就充满着这种精神。这出自于她对湖南方言语法研究的重要性的一种认识：“不管是从地理语言学、类型学的角度，还是从历史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湖南方言的语法研究都是不应忽视的。湖南集湘、赣、客等方言于一地，正好处于南北方言的中心地带。要解释某种句式或某种语法现象的断代差异或历史变迁，常常要借助这个中介。”（1996）正是这种深层的思考，鼓舞着她不惜投入巨大的精力去完成研究“这个中介”的使命。最后终于用10年多时间（1996-2007）把《湖南方言语法系列》一共5本出齐了。湘方言的两届学术研讨会她都参加了，提交的论文都属于湖南方言语法研究，上一届提交的是《湘方言的共时和历时研究》，内容是介绍2005年她在德国出的一本语法研究著作，中文译名为《中国湘方言的共时和历史研究》。这一届会议提交的是她与法国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曹茜

蕾共同撰写的论文《湖南方言句中完成态助词的形成过程》。伍云姬这种执着追求的探索精神,还反映在她长期以来对湘西乡话的研究上,她在这方面的系列成果同样为人所称道。

学术研究本身就是一条不平坦的路,走在这条路上,人们就要花费巨大的心血,更何况为了能真正地投入学术研究,在现实中还要去克服这样那样的干扰和障碍呢?如何在这双重的不平坦面前去做一个征服者,这需要我们去努力奋斗。

在未来的日子里,愿湖南方言研究的园地里,更加郁郁葱葱。

鲍厚星

2012年2月26日于湖南师大学堂坡

目 录

关于湖南方言研究的一些想法/郭锡良	(1)
发挥优势,开拓进取,再创汉语方言研究的新辉煌	
——在第二届湘方言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詹伯慧 ...	(2)
洞口县黄桥镇方音的存古与音变(提要)/唐作藩	(10)
韶山一线方言的语音渐变/王福堂	(12)
新化方言与漳平(永福)方言比较——兼说汉语方言的分歧性	
和一致性/张振兴	(24)
从湘语“一”可作指示词说起/张惠英	(30)
一点建议:湘桂方言研究的大视角/刘村汉	(40)
区分方言:共时类型还是历时谱系	
——从老湘语的浊音消变说起/麦耘	(44)
益沅小片湘语古全浊声母的弱化现象/夏俐萍	(48)
涟源话非晓组以外字读唇齿擦音 f 的现象/李星辉	(63)
湖南江永土话声调的 4 级地理分布格局/彭泽润 朱凌青青 王炎梅	
.....	(71)
湘乡话单字调实验研究/曾春蓉	(82)
湖南省湘潭县白石镇方言音系及音韵特点/翁砺锋	(93)
辰溪方言的文白、新老异读/谢伯端	(99)
湖南赣语透、定母今读擦音现象考察/李冬香	(107)
湖南方言句中完成态助词的形成过程/伍云姬 曹茜茜	(116)
湖南汨罗方言的处置句/陈山青 施其生	(128)
广西湘语中的一种特殊问句——重叠式反复问句/罗昕如 曾达之	
.....	(146)
湖南衡山方言否定式差比句类型/郑焱霞	(157)

双峰方言“N 糊沥拉”的结构、句法功能及其来源/贺卫国 ...	(166)
娄底方言的“V 赐”句式/刘道锋	(171)
邵阳方言中相当于“傻”的形容词/邹晓玲	(178)
汉语方言中的“XA”式状态形容词/龚娜	(186)
论汉语方言“A — A”数量重叠式/李康澄	(196)
湖南常德方言复数词尾“安”与“安紧”/唐智燕	(204)
长沙境内东北端方言的声调变异及其成因/鲍厚星	(218)
方言接触中的调值问题——以湘南双方言为例/李永新	(225)
湘语赣语过渡地带语音探究	
——以浏阳镇头镇方言为例/彭红亮	(237)
平江与长沙边界的方言接触/张盛开	(245)
常宁塔山汉语方言的音韵特点及其混合特征分析/孙叶林 ...	(260)
试探邵东简家陇话个别语音现象的成因/黄磊	(269)
江西永修县的“湖南话”方言岛/胡松柏 颜晶	(277)
湘东北及湘中部分地区母亲称谓的地理语言学研究/孙益民	
.....	(285)
湘语邵阳方言里的两类骂人话/蒋协众	(298)
广西灌阳话系属研究/黄启良	(307)
从语法看瑶语和湘语的密切关系/蒋军凤	(325)
指示代词“恁”来源考略/杨遗旗	(332)
论湘语保存/李斌	(337)
湘方言研究概述/谢奇勇	(345)
后记	(365)

关于湖南方言研究的一些想法

北京大学 郭锡良

从赵元任上个世纪 30 年代领导调查湖南方言至今已经七十多年,中间经过 50 年代的方言普查、改革开放以来方言调查研究的不断深入,湖南方言调查研究的成果巨大,这是有目共睹的。我对方言没有研究,有关湖南的方言著作读得也不多,这里只是凭个人的有限认识提点不成熟的想法,以供参考。

我想,方言是使用人群社会生活发展变化的结果,研究一个地区的方言首先当然应该了解其语音、语法、词汇语义系统;同时又必须了解该地区的社会历史变化状况,才能彻底弄清方言发展变化的过程和规律。

20 世纪是中国社会变迁最大的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城市化的进展十分迅速,许多形成方言分歧的原因也在迅速消失,有必要把这些信息加紧收集起来。比如,衡山话(包括现在的衡东县)分为前山话、后山话,还有夹山话,其主要原因就是后山有一条涓水,而涓水在新中国成立前是后山的交通命脉之一。我们知道,新中国成立前衡山只有一条从长沙通到衡阳的公路从前山经过,在城关、南岳有汽车站,它与湘江平行。后山只有一条从湘潭易俗河经花石、白果到新桥的砂石路,基本上是同涓水平行的,宽不到两米,是后山的交通要道,可以通行轿子、独轮车。新桥到曾国藩的湘乡(今属双峰)故居不到 4 公里,涓水发源于双峰县昌山,从曾国藩的故居附近经过。上个世纪 50 年代以前,涓水是衡山境内第二条通航的水道,可以行驶双桅木船,但是河床不断淤高,“50 年代中期后,不能再通航”(《衡山县志》,1994)。这条涓水和这条砂石路从清代就成了岳北 5 乡(岭坡、东湖、白果、白山、新桥)的交通、经济命脉,也成了后山话形成的重要条件。现在衡山公路四通八达,没有在新中国成立前生活的人,很容易忽视这一点。又如,20 世纪洞庭湖掀起了围湖造

田的浪潮,因而现在已经由中国第一大淡水湖变成了第二大淡水湖。湖垵大多是由湖南各县的移民修建的,早期的湖垵已经有八九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历史;他们聚居在一起已经三四代,是否形成了新的方言点?这也是值得研究的。我所知道的,沅江市南大膳(原来属湘阴锡安乡)周围的一些湖垵就是这样的地方,新中国成立前这里的同丰垵、华丰垵就是衡山、长沙、平江、益阳等各县人杂处的。

我们研究湖南方言时,常常会听到“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说法,江西移民湖南的事实很多,但是对湖南方言的发展、变化到底有多大,这是需要认真研究的。不但要研究方志、族谱,还要从各地社会、自然条件的历史发展作全面考察。各地方言本身的语言系统有了一定研究成果后,就需要在社会、自然条件方面作进一步考察,这似乎已经成了湖南方言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20世纪30年代赵元任先生领导的湖南方言普查留下了一份资料,由杨时逢整理成《湖南方言调查报告》。它给我们保存了几十个湖南方言点的方言历史资料,这份资料难免有失误,需要清理;更有许多方言历史变化的资料,需要我们去发掘。再过若干年有些问题就不容易解决了,希望这个工作能引取足够的重视。

郭锡良

2010年9月23日于北京燕园

发挥优势,开拓进取, 再创汉语方言研究的新辉煌

——在第二届湘方言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 詹伯慧

湘语研究的学术研讨会自三年前开始第一届,现在第二届接着开了。打从上个世纪汉语方言研究风起云涌、蓬勃发展以来,各大方言区的同道为了推动本方言的研究进一步快速前进,纷纷策划组织起本方言的学术研讨会来,聚合各地研究本方言的力量,进行交流、检阅成果。在全国各大方言中,起步最早的是粤方言的学术研讨会,自1987年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首届研讨会以来,迄今已陆续在港、粤、澳、桂等地开过14届,不久后就要在澳门举行第十五届的研讨会了。相形之下,湘语研讨会起步是较晚的。万事起头难,尽管起步较晚,毕竟已经形成机制,有了好的开头。只要第一届开过有人接过第二届的接力棒,就可以说大局已定,有望第三届、第四届……接连不断地开下去,用不着发愁会断线了。

现代湖南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上个世纪之初我国开始出现以现代语言学理论方法调查研究复杂多样的汉语方言萌芽以来,地处长江以南、五岭之北的湖南,其独特的方言分布格局及形形色色与众不同的语言特征,就深受学术界的瞩目。20世纪30年代,以赵元任领衔的一批具有现代语言学理论素养、深谙语言调查技术方法的语言学者,在策划根据我国汉语方言的实际情况,对遍布大江南北的各种汉语方言进行大面积的分省分区调查时,就有了对湖南省汉语方言进行全面调查的打算。当年首先着手开展分省方言调查的几个省中就有湖南省的份儿。尽管调查的结果不能像湖北方言的调查那样,把所得的语料及时的整理,并赶在战火纷飞、

两岸分割之前,于1948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问世。但那次大面积调查方言所得的许多材料,包括湖南、云南、四川等省的语料,始终是受到重视的。1949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入台湾以后,杨时逢教授就潜心对这些宝贵的方言资料进行整理,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陆续问世,其规模与体例完全跟此前在上海出版的《湖北方言调查报告》相当。如今看来,整理出版为数不多的几本大型分省方言调查报告,包括《湖南方言调查报告》在内,对此后进一步面对方言复杂现象,开展分省分区的方言调查,无疑是发挥了奠基性、示范性的作用的。湖南方言工作在新中国成立后这六十余年中,能够后浪推前浪,以非凡的成绩持续发展,回顾前路,人们自然不会忘记七八十年前前辈方言学者所打下的基础,筚路蓝缕,功不可没。这既是湖南方言工作的传统优势,也是激励湖南汉语方言工作者不断开拓进取的动力。然而,语言在发展,语言学在进步,此刻当我们回眸现代湖南方言研究的全部历程时,应该说,近几十年来,特别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学术事业大振兴大繁荣以来,湖南方言的研究,才是真正大踏步的向前发展,这几十年间不断出现令人瞩目的方言著述,不断涌现一批批具有活力的方言研究新秀,其成果无疑是青出于蓝,大大超越前辈学者的。鲍厚星教授在《20世纪湖南方言研究概述》(《方言》2000年第一期)一文中把湖南方言在20世纪的研究分为三个时期,其中从80年代以后被看做是湖南方言研究全面发展的时期,这是完全符合实际的,当年光是一套《湖南方言研究丛书》就连续出版了17种,加上《丛书》以外还有李永明等学者的专著多种,如《衡阳方言》、《长沙方言》等,其成果的丰硕,堪称空前。

二

从上个世纪80年代迄今,湖南方言的研究蒸蒸日上,持续发展,在中国各大方言的研究中,始终处于领先的地位。近三十年来湖南方言的调查研究不断出现新成果,不断开拓新局面。除了陆续出版一大批由湖南学者编写的湖南方言单点研究专著以外,进入90年代以后,更在策划系列丛书的编纂出版上加大力气。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如伍云姬主编的、以湖南方言语法中某些专项为主题的论文集

《湖南方言语法系列》(1996-2007)和鲍厚星主编的、从宏观的角度出发分别综述湘方言语音、词汇、语法的《湘方言研究丛书》(2006),就我所知,像这样以丛书的形式同时从宏观和微观出发为一个方言组织、编纂、出版多个系列著作的做法,在各大方言中还是独一无二的。湖南方言学者此举可谓开风气之先,实在令人钦羨。

湖南方言学者通过几十年来卓有成效的调查研究,在许多方面都有所突破,有所发展。首先是表现在倾注力量科学地、准确地揭示湖南境内各种“珍稀方言”的实际面貌方面,特别是长期以来一直蒙着神秘面纱、归属难定的各种湘西乡话和湘南土语,通过湖南方言学者的努力,其性质也就逐渐明朗了。一本厚厚的《湘南土语论丛》,汇集了二十多篇调查研究湘南土语的论文,内容涵盖湘南各地土语。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们在《方言》杂志上又陆续看到了十篇以上介绍、讨论湖南土语的文章。与此同时,湘西乡话的调查研究也先后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例如杨蔚博士,早年在鲍厚星教授指导下就以其硕士论文为基础,撰写出版了《沅陵乡话研究》,随后在攻读博士期间继续专注乡话的研究,近期又出版了《湘西乡话音韵研究》。湖南的方言学者对土语、乡话这类“珍稀方言”的开挖发掘,大大丰富了汉语方言的宝库,也给研究汉语方言的同道以不少重要的启示。在大力发掘、研究省内“珍稀方言”的同时,他们还积极参与倡导、策划近期先后在粤、湘、桂举行了多届3省土语及广西平话的专题学术研讨会,大大推动了这一深受方言学界关注的课题向着日益深化的研究方向发展。随着湖南方言研究的持续繁荣,如今我们不仅能对包括湘语及非湘语在内的湖南境内各种方言有较为清晰的认识,并且也能让我们对湖南各种方言的分布和特点,它们与省外其他方言的关系,以至湘语内部的分片,各片都有哪些主要特点等等,都有相当的了解。2005年发表在《方言》杂志上的《湘语的分区(稿)》(鲍厚星、陈晖)一文,就是关于湘语分区问题的一次很好总结。该文对区分湘语与非湘语的确认标准做了重新思考,使湘语的确立更加切合客观存在的语言实际,在此基础上作者又进一步对湘语内部的分片做了适当的调整,使分立的5个湘语片更能客观反映湘语内部的实际情况。此文一举扫除了长期以来盘旋在湖南方言分区问题上的疑云,还湘语内部的异同一个本来的面目。

湖南方言研究这些年来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明显体现出以下几

个主要的特点:

1. 方言单点研究和方言综合研究相结合

任何一个大方言的研究大概都只能从单点方言的研究入手,在有了相当数量的单点研究成果以后,才有条件进而开展成片的大面积综合研究。缺乏足够的单点研究成果作依托,综合研究是无米之炊,难以顺利开展,难以取得令人满意结果的。如前所述,湖南方言研究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开始就陆续出现了一些单点研究专著。这些专著的成书一般都是建立在作者本人对所调查的方言进行实地调查,深入发掘的基础上的。比起 1936 年中央研究院让所有调查点都在长沙进行调查来,内容自然更为丰富,科学性也相应会有所提高。在不断推出单点研究成果以后,湖南的方言学者从本世纪初又开始进一步对湖南方言开展综合研究的策划和实践。具体的体现就是前面提到过的,由鲍厚星教授主编的《湘方言研究丛书》的陆续问世。这套丛书打头阵的是鲍教授的《湘方言概要》一书,接下来有《湘方言语音研究》(陈晖)、《湘方言词汇研究》(罗昕如)等,加上与此同时在北京还出版了卢小群的《湘语语法研究》(2007),这些综合性研究的成果,以丰富而翔实的单点研究材料为基础,在读者面前全面展示出湘语的总体面貌,这在各大方言的研究中也是不可多见的。拿所谓“强势方言”的粤语来说,迄今我们就还没看到有综合性的《粤语词汇研究》、《粤语语法研究》这样的著作出现。湖南的方言学者在抓好单点研究的基础上及时开展湖南方言的综合研究,并且很快就取得丰硕的成果,实在是难能可贵。

2. 方言事实描写与方言理论探讨相结合

在近几十年的湖南方言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化,湖南方言学者在竭力调查、摸清湖南各地方言面貌,重视语言事实描述的同时,十分重视结合湖南方言的实际,进行一些理论性的探讨。这种把方言事实的揭示和方言理论的探索结合起来考虑的精神,在近期湖南方言的综合研究和系列研究中常有表现,鲍厚星主编的《湘方言研究丛书》和伍云姬主编的《湖南方言语法系列》中的专著,就不乏具体的例子。一些涉及湘方言、以至关系所有方言的理论性问题,常常可以从湖南方言的专著中看到。《湖南方言语法系列》

出版的5集,内容都是汇集湖南方言语法中同一命题多篇单点方言的论述,每一篇的内容都是作者深入探讨该命题在湖南某方言中的表现,其中大都含有理论方法上的思考。尤其令人瞩目的是:每一本专集都附上一篇由主编伍云姬教授撰写的综论,更增添了这套丛书的理论气息。湘方言的内部分片格局一直是湘语研究者关注的课题。在《湘方言概要》一书中,作者鲍厚星教授就结合对湘语确认标准的厘定进行理论思考,从而在书中作出更为符合实际的调整;《湘方言语音研究》和《湘方言词汇研究》两书在揭示湘语语音特征、词汇特征及湘语语音、词汇的整体面貌时,也不乏具有理论方法上见解的论述。张振兴教授在评价《湘方言语音研究》中对湘语语音的论述时就说:“就我所知,这些分析和讨论在湘语研究里是开创性的,作者所提出的看法是有创造性的见解”。此外,在不少湖南方言的单点专著中,也都或多或少流露出作者在理论探讨上的着力思考。

3. 主流方言研究与乡话土语研究相结合

湖南境内汉语方言复杂多样,既有历来处于主流方言的新、老湘语和通行省内部分地区的西南官话、赣语、客话等,又有属于汉语主流方言之外,被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语言地图集》列入尚未分区、系属未明方言名单中的乡话(湘西)和土语(湘南)。研究湖南方言的学者,面对如此复杂的方言分布格局,一直都是采取“两手抓”的态度:一方面认真抓好主流方言的深入探讨,注意加强新老湘语以至省内官话、赣语和客话等的研究;另一方面,也十分重视抓好“乡话”、“土话”等的认真调查,重视着力揭示这些非驴非马、系属难定方言的特殊面貌。进而探讨这类方言土语跟周边主流方言,以少数民族语言之间的关系。兼顾主流方言的研究和“珍稀语言”的研究,把两者的研究密切结合起来的实践,多年来已经结出了丰硕的成果。有关主流方言的研究,这里要特别指出,近期除湘语研究不断有新著出现外,对于湘东南的赣语和湖南境内的客家话,也开始有学者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李冬香的博士论文就是专论湖南赣语的,而陈立中的《湖南客家方言的源流与演变》,更是一部全面研究流播湖南境内客家话的扛鼎之作。这些著作的出现,打破了以往人们提到湖南方言时,只能谈论湖南湘语而忽略了赣语、客家话等的局面。实际上,这两种方言,以及西南官话,在湖南汉语方言研究中同样也都应该占

有一席之地。关于土话和乡话的研究情况,前面我们已经略有述及。还值得补充一提的是,乡话和土语研究工作的深入发展,势必涉及语言间相互接触、相互影响这一重大的理论课题。湖南方言学者既抓主流方言,又抓“珍稀方言”的做法,是可以提升研究的理论含量的。

三

前面根据笔者的粗略了解简略论述湖南方言研究几十年来的发展情况及其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并借此机会略表我对湖南同道的赞赏之情。作为一名在方言园地中耕耘了半个多世纪的“老农”,此刻在赞赏之余,还想向湖南的同道朋友们谈几点个人的想法和期盼:

(1)在湖南诸方言中,对作为主流方言的老湘语和新湘语的界定,过去我们多是习惯于简单化地把声母的发音方法中古浊音声母今读有无保留浊音作为判断湘语的主要标准,并在此基础上把湘语内部分别为老湘语和新湘语。经过几十年来对湘语的全面调查和深入分析,近期湖南学者对确认湘语的标准已做了很大的修正,这一新观念我们在侯精一主编的《现代汉语方言概论》中的《湘方言》一章中(2002,鲍厚星执笔)就已经看到。对湘语确认的修订当然是以客观语言事实为依据,是对湘语认识的一大进步。可是,原先新、老湘语之分同样也是立足于“古全浊声母今读”的观念之下的,新标准与原先新老湘语之分的不同主要反映出什么样的理论思考?两者的关系又如何?哪些地方的湘语在新老湘语的体系中非做必要的调整不可?这些问题湖南的同道是不可能不考虑的。鲍厚星教授在其后来的著作《湘方言概要》(2006)中也有触及,但个人觉得,这类问题似乎还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在此特向湖南的同道请教。

(2)对湘西北的官话方言和湘东南赣方言的研究,还有对湖南省内客家方言的研究,无疑都是湖南方言研究中的重要方面,深入了解湖南省内这几种汉语方言的情况,全面揭示它们的特点,既是认识湖南方言多元化、复杂化必不可少的一课,也是对全国汉语方言研究的重要补充。特别是对于这几种方言和周边方言的关系,和当地湘语的关系,都是很值得我们花大力气来探讨的。近期湖南方言的研究取得辉煌成就,其成果属于湖南代表方言——湘语的最为突出,属于